

鏢銀帶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圖書館

★ 讀書 ★

王度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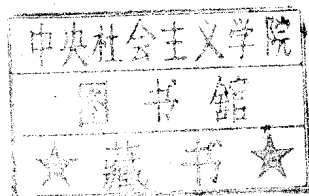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074399

绣带银镖

王度庐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永康

封面设计: 李显陵

版面设计: 龙小龙

书名 绣带银镖

作者 王度庐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110千

ISBN7-5411-0422-1/I·392

定价: 2.00元

1155/20

目 录

第一回	论镖行重图古老梦 进城市初到贵人家	1
第二回	拜名师一心学武技 触情网五载印相思	13
第三回	长河助武师徒乖离 小院栖身豪杰落魄	31
第四回	打镖车英名震京师 买豆腐小鬟传绣带	44
第五回	春风得意奇技惊人 雨夜扬镖娇娥思嫁	62
第六回	金镖宝剑再度相逢 侠士蛾眉深宵聚首	84
第七回	月澹澹娇女诉衷情 仇深深群雄谋小侠	109
第八回	入深宅冤家成好友 敲小窗软语报惊音	135
第九回	起斗中庭暗逢人罅 潜身小铺自叹郎痴	161

第一回 论镖行重图古老梦 进城市初到贵人家

“保镖”一事，已随着交通的便利，币制的革新，武器之改良与夫各地警察组织之进步，而成为过去的名词了。无论相距多么远，可以用现代的交通工具将它缩短，用不着什么叫“起旱”“打尖”“投店”，无论多少款项，一纸汇票或是拍一个电报，便可以转移过去，用不着成箱的银，整块的金往返搬运；无论有多么好的身手，或是手使什“龙泉”“太阿”削铜剁铁的宝剑绝对斗不过洋枪；再说现在到处都有警察，所谓“江湖好汉”“绿林英雄”那是一万个也行不开的。所以，保镖的这项买卖已经没人提了，它受了时代的淘汰了，现在虽还存在着一两位当年的镖头，但也都须发如银，回忆着已往，真是一场“古老的梦”。

然而今日之“古老的梦”，在五十年前便是事实。民国九年十年之间，我还在北平“煤市街”，看见一家大买卖，粉墙上用黑墨写着是：“某某镖局”。我的先辈人都能谈述当年那保镖的种种义侠慷慨的事，尤其是铁臂刘得

飞与大刀王五，他们是后世镖行，可以说是“保镖史的末叶”，两位最出色的人物，我少时听来的故事化成的印象，至今偶一思起，他们仿佛在我的面前仍然栩栩如生。实在说，他们若是在今日还活着也必等于一个废物，但，似那等的血性男儿，激昂的壮士，在现代还真是少有。

我现在就要说铁臂刘得飞，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年，他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胳膊据说有人用一辆满载着大石头的牛车的轮子去轧，也损伤不了一点，我没看见，我也不大相信，但他确实有真功夫，直到七八十岁时，双手要举沉重的石锁，和“仙人担”，还是一点也不吃力。这只是说他的浑厚的力气，和健强的身体，尚武的精神；至于他一生的义侠行为，悲壮事迹，更多是令人可泣可歌。

刘得飞生在“京西”的门头沟，那地方是一片煤田，在清末时，就早已有人用了“旧式的方法”开采，卖给城里，那运输的器具——就是骆驼。

骆驼是一种庞然大物，然而它的头不大，尾巴尤小，四条细脚支着一个巨船似的身子，按说应当不大稳吧？但它的蹄子，即脚，却是很大，走起路来，慢条斯理的，不慌不忙的，好象是个老于世故的，艰苦而负重的人。它的身子又真富于曲线美，在背上是两个高高的“驼峰”，是天然的一付鞍鞯，生下就为人骑或是放东西的。

这家伙大概生在寒带，所以不怕冷而怕热，它的胃部构造很是特别，一次喝足了水，就可以存蓄起来，三天五

天也不会渴，它最能显露本领的地方是蒙古一带的沙漠，所谓“沙漠中的旱船”就是它。它的巨大的蹄子踏着万里的荒沙，据说真比马还快，它能够水草一点也不进，而是安然的渡过了旱海，走到甘泉，蒙古人跟它是好朋友，北平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距离蒙古很近，所以就把它请来了，豢养着它，不叫它作别的，只叫它驮煤。

养骆驼的人家多半在门头沟，夏天还得带着它到海边，最好是秦皇岛——去避暑。北平的秋风一起，落叶翻飞，它就得回来了，因为这时家家户户，都得买些煤，都得叫它驮运，天气愈冷，它的工作愈为繁忙，在北平随时可以看到，一串一串的，每一串至少有七八匹都用绳儿穿着鼻子，颈上还挂着铃铛，随走随发出“叮啷咣啷”的悠扬而美妙的声音，如同安慰着人们的寂寞。拉骆驼的人年纪不能太老，还须要有两膀子的力气，因为每当将大袋的煤运到人的家门口时，骆驼就把前后腿都一屈，向地下跪倒，这就算是休息了，它可不能进人的家门，因为它的身体太大，这就必须拉骆驼的人将驼峰之间放着的大袋的煤，每袋至少也有一百来斤，背在肩头上运进了人的家，倾在院中，或是倒在仓库里。

刘得飞就是这么一个拉骆驼的小伙子。那时他年才十五岁，什么事也不懂，他没有父母，每天只是跟着叔父刘大脖子拉骆驼运煤。起先他只能作“拉”跟“看”的工作，现在，他算是长成人了，他就也帮助拉，沉重的煤袋压在他小小的肩头，他并不觉着吃重，而且他逐渐的往上去

添，后来他竟能背负二百多斤的重量，同行的人没有一个比得过他。

他简直是一匹骆驼，比骆驼还健壮，身上永远穿的是破棉袄和破棉裤，连个帽子也没有，脸是永远乌黑，他也没法洗，因为天天得沾上许多的煤，他跟他的同行一样，被人唤作为“煤黑子”，他的脸黑得看不出模样是丑？还是俊？

刘得飞的生活十分的简单，每天只盼着买卖顺利，回来时，可以在彰仪门“关里”的大茶馆，吃一顿生葱生酱卷大饼，喝几碗“土末子”的茶，这就知足了，他不抽烟喝酒，也不赌钱，更不象有几个年轻的拉骆驼的似的，脸那么黑，还天天在想媳妇。他是根本不知道媳妇是怎么回事，反认为是一种怪事情，使人觉着“不大光明”的事情。

这一天他跟着他的叔父拉着一共四匹骆驼——最后还有一个小骆驼，是跟着它的妈妈练着走道儿的。煤，一共驮的是三千斤，天色还黑着，就冒着寒冷的北风离开了家，来到彰仪门关里的时候，天才大亮，今天的运气好，立刻就遇着了主顾，却是一个仆人样子的人，在前面领着他们，进了城，走了不算太远，就进了一个也不知是什么胡同里，有个好阔的一家大门，这个仆人说：“到啦！先看看地方，你们就往里边搬吧。”现在刘得飞的叔父刘大脖子，因为脖子上的一个瘤子越长越大，连低头都不方便，他就借此为理由，索性不出力气了。这三千斤煤，这个人家全都

买下，而叫卸在院里，一重一重的第四重院落，还得拐过一个夹道，进两重小门的一个空院里，因为这空院是靠着大厨房的后窗，煤放在这里取用着方便，刘得飞心里有点生气，暗道：“我今天可真应了那句话，门头沟的骆驼，倒了煤（楣）啦！”这个人家的老爷也不知是个干什么的，媳妇真不少，还有，大概是老妈儿跟丫头，都还很大的“讲究”，说：“送煤的！你可留点神，别把煤洒一廊子。煤，堆得高一点，别占着半个院子，听见了没有？”刘得飞没有言语，心里说：“还他妈的用得着你吩咐？”

于是他就一袋煤一袋煤的往里来背，上台阶，过门槛，进大门，二门，三门，垂花门，瓶儿门，过穿廊，游廊，许多的廊，“咕隆”的一声，倾倒在那个“指定地”，然后抖一抖口袋，就这样，他出来进去的，不多的时间，已将煤堆成了一座小山，而空口袋也叠起了一大堆。忽听有人说：“哎呀！怎么这送煤的就是一个小孩呀？他可真有力气！”咯咯咯的又发出一阵笑，都是“媳妇”的声音，刘得飞扭着头四下去看，到底也没看见说这话和笑的人，但是他可更有了精神，加倍的努力，又来回走了几趟，便把三千斤煤完全卸完了，拿袖子擦擦头上的汗，当然又抹在脸上不少的煤，忽又听得有两声笑。“吧！”不知是从哪儿竟扔来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

刘得飞看见了这个苹果，不由得一怔，心说：“这是谁，跟我闹着玩？”苹果在地下已经沾了不少的煤渣子，可是它那大而红，真诱得人发馋。本来，他哪里吃过这么

好的水果？当下不由得就拾起来了，笑着说：“这是给我的吗？”四面看了看，还是没有人，只那个后窗户外，还有笑声，他知道那里边必定有人，向外边看得很清楚，他可就是看不见人家。他也没去猜那窗里到底是谁，就把苹果“哧”的咬了一口，真是又凉又甜，好吃极了，他就背起来那一叠装煤的空袋，一边啃着苹果，就离开了这个小院，往外走去。不想才又走在第二重院内的廊子上，忽见迎面来了两个人，一人当时就把他拦住，说：“喂！送煤的小孩，你哪儿得来的苹果呀？”刘得飞本来是很顽皮的，当下他就说：“是我买的！”他这么无意中的撒了一句谎，不料，就把这两个人，弄得生疑，由生疑而发了怒。后面的那个，浑身穿着绸缎，象是这里的老爷，但这个老爷又不象他看见过的那些作官的，为宦的。

那多半是些老头儿，而这个身高，膀阔，眼睛圆，胡子髭着，脸面黑中透亮，年纪不过三十，简直象个关帝庙里的周仓，而在前面问他话的这个人，又活象个狰狞的小鬼。刘得飞哪里怕这两人，就又把苹果吃了一口，滋着牙笑着说：“难道就瞧不起我吗！瞧我买不起苹果吃吗？”

他这样的一再的嬉皮笑脸，不说真话，那小鬼似的恶奴，抡圆了巴掌，狠狠的就打了他一个嘴吧，把他嘴里刚咬下的一块苹果也掉了，半个脸是又发烧，又疼痛。他哭着跃了起来，抓住了这个人，嚷着说：“你凭什么打我！你，欺负我！他妈的，苹果又不是我偷来的！”他一用力气，就把那个人给揪得伏在地下了，他说：“你打了我，

我就得打你！”说着，哭着，他就骑在这人的身上抡着拳头，一阵乱捶。这个人挣扎着说：“好小子！你敢打我，你是要反了吗？”可是这么大的人被他按住了，竟是翻不过身来。倒是那位周仓样子的“老爷”，有些力气，一手就把刘得飞拉开了，说：“你吃个苹果，并不要紧，可是你得说真话呀？到底是谁给你的，因为这苹果是特别大的一种苹果，在外边买不着。昨天人才给我送来，我都有数儿，再赏给你一个都不要紧，可是你不应说是你买来的，因为你就是有钱也买不来，我也不能说你是偷来的，可是，或者是人给你的，或者是你从什么地方拾来的，只要你说出实话，就没有你的事！”

刘得飞这才哭着说：“你，问你们家里的人去罢！我给你们送煤，不知怎么着，就由那后窗户掷出个苹果来，我也没看见是谁掷的，我想：苹果既没有主儿，难道就不许我拾起来吃吗？你们就打我？不行！”他还要揪住那刚起来的人拚命，却又被那位“老爷”拦住了。他这位老爷倒是一位老爷，别看长得象周仓，说话倒还讲理，他说：“得啦，得啦，他虽打了你，可是你也打了他，我明白啦！苹果一定是我家里的小孩隔着窗送给你的。”刘得飞说：“不是小孩，是你们家里的娘儿们，她掷出苹果的时候，还在那窗户里喳喳的直笑呢，我听得出来，是娘儿们的声音。”这位老爷的黑脸上发红，皱着眉连连的摆手说：“算了！算了！一个苹果，给了你也不要紧，你就去罢！”那个挨了一拳头的人，此时更象是一个小鬼儿了，

他说：“喝！想不到我栽了这么个跟斗，竟叫一个送煤的小孩把我打了一顿。”他的老爷十分不耐烦的样子，又向着他连连的摆手。同时，刘得飞又背上那一叠空口袋，依旧啖着苹果，流着眼泪，就走出去了。

他到了门外，还不住的抹眼泪，他的叔父刘大脖子正在由一个仆人的手中，接过钱来，一五一十的点着，当时也没看见他这样子，待了一会，把钱数对了，他才看了他，的侄子一眼，立时就惊讶的说：“怎么回事呀，谁打的你，脸怎么都肿啦？”刘得飞哭着，把刚才因为吃了人家的苹果，挨了打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刘大脖子当时就气得不得了，直嚷着说：“他们凭什么打你？为个苹果就打人？这还行？干脆叫他把咱们的煤再给装上，咱们不卖给他了！”那付给他钱的仆人，赶紧就劝他说：“你说的这叫买卖话吗，我也不是偏护着我们老爷，我们的老爷金三爷，平时真没欺负过人，哪里能够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这一定是有别的事，绝不会只为一个苹果。”刘大脖子说：“我知道呀！我早就都听明白了啊！”

“苹果一定是这里边的年轻的娘们给我侄儿的，才叫老爷吃了醋。可是，你别瞧我这侄子个子高，实在他今年才十五岁，难道就会跟娘们吊膀子吗！他不过是嘴馋，为这个，就把他脸都打肿了？”

这仆人又劝他说：“得啦得啦！你们就认点亏吧！做买卖的人，总得忍点气，已经打了，你争也争不出什么来吧！就算拉个主顾得啦，以后我们绝不叫别家的煤，你们

再送煤来，我们一定连价钱都不还！”

刘大脖子的大瘤子本来气得都跟紫茄子一样了，这时才渐渐的恢复了原状，可是还气忿忿的说：“我还敢给你们这儿送煤？这一回打了我侄子的嘴巴，下一回还不得把我这个大脖子砍掉了，得啦！我不敢惹你们，你们是恶霸！”

刘得飞牵起来一串骆驼，苹果早吃完了，他的叔父却仍是气恼着。

出了这胡同往西走不远，就有一家大茶馆，刘大脖子就向他的侄儿说：“把骆驼停住，咱们先进这茶馆，吃点什么吧！”

这家茶馆比他们常照顾的那彰仪门外的茶馆，地方稍稍狭窄一点。堂倌里也有熟人，一见他们进来，就说：

“喝！大脖子，少见哪！”又看见了刘得飞的这种神情，就惊讶着问说：“怎么啦，跟人打架啦？脸怎么都肿了。”

在这茶馆里喝茶的，吃饭的，谈天的，拿着几只鸟笼喂鸟儿玩的，人本来很多，都看见刘得飞被打的这个肿脸了。刘大脖子是一脑门子的气，指着南边说：“那个胡同里的那家人，简直是恶霸，是阎王，因为他们家里的娘们给了我侄子一个苹果，就惹得他家里的老爷发脾气，就不容说话，他们就打人！……”

他又把刚才的情形详细一说，他是为给这个熟识的堂倌听，同时也有发泄发泄心里的不平之气，却不料他说话

的声音太大，太激昂，就被这里的人全都听见了。当时，这里的这些人，有的是笑，有的也表示不平，有的互相加以谈论，简直很少是漠不关心的，并且，刘大脖子也不知那家人姓什么，可是这些人就全知道了，就有人说：

“是韩金刚的家里呀！他们本来就是不讲理！”韩金刚，似乎是很有名的，他家里的事情好象是颇能作为人的闲谈资料，因此就有人在旁边闲谈起来了，说：“他巴结上了黄老公，就给他补了个御前侍卫，当时他就比中堂的派头儿还大，立刻就拿势力欺压人！”又有的说：“今年夏天，他不是又把丽春班的小玲珑拿五百银子给接出去了吗？”对面又有个人说：“你们还不知道，卖老豆腐常九的女儿才十六岁，也被他连用钱带势的给弄到他家当小婆子啦。那家伙，真是色里魔王！”

刘大脖子倒不管旁人的这些谈论，他还是在生闷气。刘得飞是脸疼得仿佛连嘴都不能张，心里幻想着，怎么样才能报这笔仇，他们叔侄要的是大饼，夹着生葱生酱，就往嘴里吃。正在吃着，有个人就走到他们的旁边来了，说：“小兄弟！你慢慢的吃，吃完了我带着你去见韩金刚，我要去问问他，绝不能就叫他白白的打了你。”

当下，他们叔侄就都停止了吃那大饼，而翻着眼睛看这个说话的人。这人，年纪有三十多岁，长得相貌不错，衣履也很整齐，看他穿那身打扮，好象是个练把式的，会武艺的，也可以说是就象街上的流氓地痞。手里拿着一个铁鼻烟壶儿，腰带子上插着连着皮鞘的匕首。但是，此人的态

度不恶，神情也很诚恳。可也不知他为什么要替刘得飞打这个不平。

刘大脖子是看见有人出来管闲事，他反倒缩了头，就说：“算了吧！我们还得拉骆驼运煤呢！哪有功夫跟他惹那闲气？”

刘得飞却高兴地说：“对啦！你得带我再去一趟，你们看看，我这半边脸越来越肿，牙都活动啦，非得叫他家赔我点什么才行！”说着他又哭了。

这个人却摆手说：“你先不要哭！哭，还算是好汉子吗？咱们也不是要向他韩金刚借端诈财，是至少也得叫他拿出几两银子给你买膏药。北京城里这个地方，有人是专受欺负人，你这一回挨了嘴巴白挨了，他认为你是好欺负的，下一回就能留下你们的骆驼。这个亏不能白吃，走，我带着你问他去！”

堂倌在旁边笑着说：“好啦！彭二爷出头管这闲事了！”

这彭二似乎是很有名声，而平日颇受人尊敬的一个，刘得飞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时就要跟他去：刘大脖子是希望着这个彭二能够为他的侄子逼出来几个养伤的钱，还得表示他们拉骆驼的也不是好欺负的。他遂就说：“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就去吧！至少得跟他们要五两，不，十两，还得说明了，我的侄子要是回到家里有点好歹，我还得叫他们给抵命。”

遂就在许多人的眼光相送之下，彭二带着刘得飞走出

了茶馆。这里，就有好事的人，说：“玉面哪叱现在要去找韩金刚，这是成心找碴儿，说不定就得比比武呀！咱们快去看热闹吧！”当下就有好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刘得飞被彭二拉着气昂昂的走，不多时就又来到刚才他卸煤的那个地方，他一看，正巧，门口儿停着两辆骡子车，那长得象周仓似的老爷！他就是韩金刚，带着个擦胭抹粉的小女人，刚要上车，也不知是要往哪儿去。彭二就赶上前去说：“韩爷！你先别走！”指着刘得飞又说：“是谁把这孩的脸打成了这样？这太不对啦！”

第二回 拜名师一心学武技 触情网五载印相思

韩金刚不由得一怔，当时把脸沉下来了，他可是并没立即就发脾气，他本来认得这玉面哪吒彭二，早先都是吃镖行饭的，谁还能够不认识谁。不过现在已与前大不相同，两年以前，韩金刚跟彭二一样，镖店就是家，挣来了钱就吃酒赌博，有时穷得能够没有一条整裤子，可是虽穷而硬，动不动就抱打不平，动不动就抽出小刀子拚命，而且还仗义疏财，但是二年以来，韩金刚却渐渐的改了样，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在皇宫中颇有势力的太监，作他的干爷，同时，他又巴结上了皇上的一个本家，即是“宗室”，俗称为“黄带子”，他也拜了义父，所以他现在有两个有钱有势的干爷，他本人并且补了“御前侍卫”的官职，因此他置了房子，成了家，不但是成家，还陆陆续续的弄来好几个小老婆，雇用了许多的仆佣，交际的都是当朝的显宦，不但他跟玉面哪吒彭二那些人早已断绝了往来，并且谁也不敢再叫他“韩金刚”！这本来是一个浑名儿，足以说明他的出身是不大高，所以他十分的忌讳。他现在只喜